

越 剧

夫 索 盤

華東戲曲研究院越劇實驗劇團

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整理

陳羽 徐進 蘇寧 安勤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前記

“盤夫索夫”是越劇的傳統劇目。它描寫嚴蘭貞和她丈夫曾榮之間，以及她本身思想感情上的矛盾衝突，愛情、正義和家仇的矛盾衝突。通過這場激烈的衝突，前者戰勝了後者，增強了兩人的了解和同情；並使嚴蘭貞堅決地站在曾榮的一邊，和奸惡的祖父、父親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裂。

故事是說：明代嘉靖時，嚴嵩、嚴世蕃父子專權，構陷三邊總制曾銑。曾銑之子曾榮逃亡在外，嚴之黨羽鄆茂卿不察，將他收爲義子，改名鄆榮；嚴嵩見其才貌出衆，以孫女蘭貞配與爲妻。

婚後，曾榮抑鬱不樂，蘭貞不知其故，乃婉言盤詰，曾榮欲言又止，終不吐實；蘭貞跟蹤至書房門外竊聽，得知底細，爲之大驚。自思如明告父親、祖父，其夫必爲他們所害，若隱諱不說，則又恐養虎貽患，禍及家門。考慮再三，愛情、正義和奸佞、家仇之間引起激烈的內心鬥爭，最後前者戰勝了後者，她堅決地站到曾榮的一邊來。

蘭貞母壽，曾榮前往祝賀。動身之前，蘭貞恐他筵前洩露

真相，堅囑早歸。曾榮在席上推辭，避入書房後，即欲取道後門回家，不意闖入嚴薰機要重地“表本樓”，而趙文華適於樓下宴客議事，歸途被阻，幸趙女婉貞之婢玲珠，將曾榮引入婉貞書樓，未被文華發覺。

更鼓連催，夜色漸深。蘭貞久待其夫不歸，疑曾榮酒後失言，被父世蕃殺害，於是率領婢僕回家索夫。因世蕃夫婦言語支吾，益增疑竇，急怒之下，打毀燈綵，摔碎寶瓶。文華聞聲，趕來調停。蘭貞素知文華為她父親、祖父爪牙，於是逼文華交出曾榮。事為玲珠所知，乃將實情相告，並引蘭貞與曾榮相見；蘭貞強文華立下圖害曾榮的“服辯”，其事始寢。

整理時主要作了如下幾方面的修改：

在劇本上：舊本的分場較多，瑣碎、累贅，使得戲的主要情節不能集中地發展，因此刪去了不必要的場次，以表現嚴蘭貞的性格和突出主題為主，精簡為八場；增入第七場一場，共計九場。

舊本描寫曾榮與嚴蘭貞的夫婦關係後，又描寫了曾榮與趙婉貞談情說愛，私訂終身的關係，這些封建的、才子佳人的溫調，若加保留，會損害人物的性格和主題，現在整個刪去，改為趙婉貞的婢女玲珠，因同情曾榮，恐其取禍，把他從“表本樓”救出，藏在趙婉貞的書樓上。

舊本曾榮在嚴府祝壽赴宴後，猶自步入花園，遊賞景色，不以身臨險地為慮。這是不合情理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現在改

爲曾榮在席上推醉，想從花園中找到後門，潛行回家。

所以增入一場第七場，主要是描寫嚴蘭貞如何在焦急地等候着她的丈夫，最後回家索夫的一段心理過程。增入了這一場，有這樣兩點好處：（一）可以表現出嚴蘭貞自從了解了丈夫以後，對於丈夫的關懷和熱愛的心情來，進而可以使她回母家索夫的行爲，不至像舊本那樣地突然，而比較有根據；（二）可以使前後的情節，進一步地貫串起來，而合乎人物性格的發展層次。

在人物性格上：（一）加強了嚴蘭貞的性格描寫，着重地表現她對父親、祖父罪惡行爲的不滿，和對曾榮的關懷、熱愛；（二）修正了曾榮這一人物的性格，舊本有些語句把這一人物庸俗化了，如“娘子若不扶我起，小生情願賴在地”“叫屢冤家，多少有趣”“自己想想容貌美，曾榮看看也平平”等都作了適當刪改。

在語言上：（一）個別詞句修改的地方較多，將一些不通、費解、粗俗的語句，加以刪除或修改；（二）把某些冗長的獨白給以適當的精簡。

這個劇本係採用姚水娟、劉金玉的本子，經過和華東戲曲研究院越劇實驗劇團演員的共同討論之後，由華東戲曲研究院編審室陳羽、徐進、蘇雪安等執筆整理而成。

盤夫索夫

(越劇)

第一場

〔嚴蘭貞上〕

嚴蘭貞：（引）我本真心托明月，
誰知明月照溝渠。

（詩）淚似湘江水，
滔滔不斷流；
愁似秋夜雨，
一滴一聲愁。

我，嚴氏蘭貞。祖父嚴嵩，官拜當朝首相；爹爹世蕃，職授吏部天官。父母年邁，單生我蘭貞一人，由祖父作主，將我的終身許配與鄒榮為妻。自從成婚以來，已有二十餘天，那冤家從不上樓，我差婢女飄香屢次相請，怎奈他總是不肯上樓而來，不知為了何事。唉！官人啊

官人，好教爲妻難猜啊！

(唱) 我本是生長侯門宰相家，
猶好比掌上明珠閨中花。
祖父作主嫁鄒榮，
可比好鞍配好馬。
實指望新婚燕爾如魚水，
誰知道夫妻陌路像冤家，
別人家夫妻團圓聚，
我夫妻還未講過話。
不知道官人你爲何故？

是了。

我定要請他上樓來問明白。

飄香哪裏？

〔飄香上〕

飄香：來了，小姐叫我何事？

嚴蘭貞：你到書房請姑爺上樓。

飄香：是，拜別去了。

〔嚴蘭貞下〕

飄香：(唱) 小姐命我把姑爺請，

只恐怕姑爺還是不肯上樓行。(下)

第二場

〔曾榮上〕

曾 榮：（引）一粒明珠土內藏，
未知何日放毫光。

（詩）人窮志短語言低，
馬瘦毛長廄中羈，
得食貓兒強似虎，
敗翎鸚鵡不如雞。

小生曾榮，表字煥章。爹爹曾銑，官居三邊總制。母親張氏，諱受皇封。我本閉門螢窗讀書，可恨嚴嵩這老賊上殿謊奏一本，說我父斃職，皇上聽信讒言，將我父綁出西郊斬首，並將我滿門抄斬。是我改爲張姓，逃往杭州母舅家中，不料途中遇到鄒茂卿的官船失竊，誤將小生也當作小竊看待，捉到船艙。那鄒茂卿見我人品出衆，強逼我作他螟蛉繼子，帶到京都，面見嚴嵩，就在嚴府畫堂飲酒試才。嚴嵩喜愛我才貌雙全，將孫女蘭貞許配於我。

唉！我爲父仇未報，豈肯與你仇人之女成親啊！

(唱) 亂臣賊子滿金殿，
豺狼虎豹伴君前，
無道天子龍庭坐，
屈害忠良殺聖賢。
有朝一日冤仇報，
撥開烏雲見青天。

〔飄香上〕

飄 香：走啊。

(唱) 繞園廊，穿園林，
到書房來把姑爺請。
拜見姑爺。

曾 榮：起來。

飄 香：多謝姑爺。

曾 榮：不在房中侍奉小姐，到書房則甚？

飄 香：我奉小姐之命，來請姑爺上樓。

曾 榮：你去回稟你家小姐，說我要在書房讀書。

飄 香：(自語) 姑爺再三不肯上樓，這便如何是好？
(想了一下) 有了。(跪下) 姑爺救命啊！

曾 榮：(驚奇) 小丫鬟！一不打你，二不罵你，口叫
救命，爲了何事？

飄 香：(唱) 姑爺不肯上樓台，
唯恐小姐來責怪，

說我得罪你姑爺，
那時小婢要受家規。

曾榮：（唱） 蘭貞果然好厲害，
仗勢欺人不應該，
這真是烏鵲不生鳳凰蛋，
奸臣女兒心也好！
你且起來，回去通報小姐，說我即刻上樓。

飄香：（得計，暗笑）待我去通報小姐。（下）

曾榮：唉！

（唱） 免得飄香去受罪，
上樓看她怎安排。（下）

第三場

〔嚴蘭貞上〕

嚴蘭貞：（唱） 側耳細聽脚步聲，
望眼欲穿等官人。

〔飄香上〕

飄香：走啊。

（唱） 虧得我舌如蓮花巧計生，
引得姑爺上樓門。

拜見小姐。

嚴蘭貞：罷了，姑爺可曾上樓？

飄 香：姑爺即刻上樓。

〔曾榮上〕

嚴蘭貞：說我出外迎接。

飄 香：（走向樓梯口）啊，姑爺，小姐出外迎接。

〔嚴蘭貞出迎〕

嚴蘭貞：官人請上樓來。

〔曾榮上樓，拂袖〕

嚴蘭貞：（唱）我見他，心歡喜，

他見我，生怒氣。

咳，我有氣裝作無氣樣，

進房與他去說理。

官人請來見禮。

〔曾榮不答禮，坐下〕

嚴蘭貞：請坐。

曾 榮：你不說，我早就坐了。

嚴蘭貞：（一驚，坐下）啊，官人，你我夫妻之間，難道連稱呼都沒有了麼？我叫你官人，你理該叫我娘子；我若叫你相公，你也該還我一聲小姐；如若你有了功名，我稱呼你老爺，你也該稱呼我一聲夫人。哼！夫妻之間連稱呼都沒有，真正豈有此理！

曾 榮：呀！

(唱) 奸臣之女道理全，
說得我有口難開言。

娘子，有道是有禮不嫌遲，如此請來見禮。

嚴蘭貞：(轉喜)好一個有禮不嫌遲，來來來，重見一
禮。

曾 榮：請坐。

嚴蘭貞：請坐。

【二人同坐下】

曾 榮：娘子，你屢次差飄香叫我上樓何事？

嚴蘭貞：啊，官人，你在書房做些什麼？

曾 榮：在書房讀書。

嚴蘭貞：讀書難道要連夜用功麼？

曾 榮：你可知蘇秦懸樑刺股？

嚴蘭貞：(自語)他倒比起古人來了。(向曾榮)哎！官
人啊。

(唱) 爲妻也有比喻在，
可曉得朱買臣五十當富貴？

曾 榮：(唱) 你可知周瑜七歲兵書看，
九歲年間破江南，
一十三歲封都督，
為丈夫應當把書讀。

嚴蘭貞：(唱) 你可知姜太公八十遇文王，

何況你官人少年郎。

曾 榮：（唱） 你可知甘羅十二爲丞相？

嚴蘭貞：（唱） 那甘羅乃是短命相。

曾 榮：（唱） 你說甘羅短命相，
難道你咒我壽不長？

嚴蘭貞：（唱） 並非咒你壽不長，
爲妻乃是一比方。

曾 榮：既是比方，也就罷了。

嚴蘭貞：官人，我見你終日愁眉不展，不知爲了何事？

曾 榮：（唱） 各人自有各人事，
我的心事無人知。

嚴蘭貞：（唱） 官人啊，別人心事我不知，
官人心事我略知一二。

曾 榮：（唱） 若能知我心中事，
除非蓬島老仙師。

嚴蘭貞：（唱） 我蘭貞一不呆來二不痴，
從小讀過聖賢書，
要猜官人心中事，
要做蓬島老仙師。

曾 榮：既然誇口，就讓你去猜。

嚴蘭貞：官人啊。

（唱） 見你終日悶滯滯，

莫不是未向蟾宮折桂枝？

曾榮：（唱）我螢窗讀盡五車書，
何愁蟾宮折桂枝。

嚴蘭貞：（唱）莫不是離家日久思鄉切，
一日愁懷十二時？

曾榮：（唱）男兒應有四方志，
何須掛慮家鄉事。

嚴蘭貞：（唱）莫不是嫌我嚴門勢力低，
難配你鄆郎兵部子？

曾榮：（唱）你嚴家一朝天下得半朝，
我好比枯藤高攀你娑婆樹。

嚴蘭貞：（唱）莫不是丫鬟家丁得罪你，
官人呼喚他應聲遲？

曾榮：（唱）你嚴家相國門第家規重，
何用小生操心思。

嚴蘭貞：（唱）莫不是嫌我蘭貞粧奩少，
害你官人少面子？

曾榮：（唱）你十里紅粧到鄆門，
城裏城外都得知。

嚴蘭貞：（唱）莫不是嫌我蘭貞容貌醜，
難配你鄆郎一才子？

曾榮：（唱）夫妻豈在容顏論，

何況你娘子美貌賽西施。

嚴蘭貞：官人休得取笑。

(唱) 這不是來那不是，
我蘭貞難猜他心中事。

官人，我是猜不着了，爲妻倒有一比。

曾 荣：比作何來？

嚴蘭貞：官人啊！

(唱) 官人好比天上月，
爲妻正比月邊星，
月若亮來星也明，
月若暗來星也昏。
官人若有千斤担，
爲妻分挑五百斤。
問君有何疑難事，
快把真情說我聽。

曾 荣：呀！

(唱) 我道奸賊生奸女，
誰知她父女兩條心；
有道荒田出敗草，
誰知沙土拌黃金。
蘭貞對我是真情，
我豈可負她一片心！

手撫妻肩輕聲喚——

娘子。

嚴蘭貞：官人。

曾 榮：（唱） 你道小生是哪裏人？

嚴蘭貞：你是杭州人氏。

曾 榮：非也。

（唱） 我不住錢塘住南京。

嚴蘭貞：哦！官人是南京人氏？

曾 榮：正是。

（唱） 我不姓張來本……本……本……

（欲語又止，內心激動；）咳！

逢人只說三分話，
未可全拋一片心，
常言道：畫虎畫皮難畫骨，
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我若與她真言講，
未必她心似我心。

罷！罷！罷！

不別蘭貞出房去——（急步下樓）

滿懷悲憤下樓行。（下）

嚴蘭貞：（追出）官人轉來，官人轉來……唉！世上哪有你這種奇人啊！

(唱) 見冤家半句陰來半句陽，
我蘭貞不是當初諸葛亮。（回轉房中）
冤家不說真情話，
我默坐閨房心惆悵。（心緒矛盾，不能平息）

啊，他欲言不語心慌張，
定有心事不肯講，
他說道不住錢塘住南京，
不姓張來本……本……
這本字下面有文章！
唉！官人啊，真人面前莫說假，
假人跟前莫細講，
你妻前不把真情說，
還有何人可商量？
我今日不知他真心話，
好似鈎藤掛心腸。

啊，是啊。

不帶使女下樓去，
要到書房去問端詳。（下）

第四場

【曾榮急上】